

之本也名實不入心不動也唯能至靜故其機發於下極吾身生意之所自始養而為浩然之氣廣而為及物之仁是謂繼性發見生生而不窮者也又見壺子而疑其動靜不齊無得而相則至人之妙用有出於術數之表者矣太沖者虛之至故莫窺其昧兆也衡以平而善應氣以虛而善入皆無心於物故不待感而自應然謂之機者以所以示之者言也三淵喻前三機之有深意九淵僅示其三而季咸之技已窮至人非有心於出奇以屈人也特示之以未始出吾宗蓋不示之示無宗之宗亦虛而已何出入之有然則壺子所示者愈近而季咸所相者愈遠宜其自失而走也季咸既滅既失壺子亦無有也然則列子將奚為哉因悟向所學者皆其上直而今始識其真紛而封哉一以是終隕然而道盡之謂也此章實寓應帝王之妙旨託之季咸之相所以神壺子之道使後

之心醉技術者亦將少醒焉耳吾與汝與許也孔子曰吾與點也義同既其文一本作無其文天屈西北為無側加小卜為無卦不正當是不止不齊如字莫勝是朕無疑三淵審字列子並作潘音盤水盤酒也本經音義云司馬本作潘聚也或近之弟靡舊註同類未詳所據今此列文茅靡為正即草上之風必偃庶湯下文波流之義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一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二 五三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應帝王第三

無為名尸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知主體盡無窮而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

郭註物自當其名而各自謀物自任其事而主其知因天下之自為故馳萬物而無窮盡其所受乎天足則止也見得則不知止不虛則不能任羣實用心若鏡鑒而無情來即應去即止故雖天下來照而無勞神之累也

呂註無為名尸則我無名而天下莫之能名無為謀府則我不謀而天下為之謀無為事任則我無為而任事者責無為為主則我無慮而天下為之慮體盡無窮則光大之至遊乎無朕則鬼神莫睹況於人乎若然者盡其所受於天而無見得所謂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所謂虛者豈虛之而

後虛哉吾心本虛故也其心若鏡不將則  
既往無所存不迎則未來不可見應而不  
藏則方今不可得以盡其受於天者如此  
是以勝物而不傷也

林註至人之心物感則通事成而寂有若  
鏡然明無情應物而妍醜莫欺是謂勝物  
而不傷至人無爭而是非莫欺因時循理  
而神亦莫之傷也

詳道註鏡之於物至則應之而其光不藏  
去則聽之而其光自若不迎於其來不粘  
於其往夾者不窮而吾應之也常虛而無  
心此所以勝物而不傷也自無為名尸至  
而無見得以心之虛而致道也自至人之  
心至應而不藏以道之虛而至用也

碧虛註為名尸則形必瘁為謀府則神必  
殆為事任則才必竭為知主則識必昏體  
未盡則有窮有速則不足遊矣盡其所受  
乎天則任之而已有見有得則不妙無見  
亦虛而已用心若鏡物來斯鑑彼自來往  
而妍醜無隱無心於勝物故物亦不能害

也

庸齋云無為名尸為善無近名是也無為  
謀府不謀焉用知是也無為事任事雖不  
可不為而不以事自任也無為知主人雖  
不能無知而不以知為主也此四無字是

禁止之意與論語四勿字同體察見也見  
道至於盡而無窮極而心遊乎無物之始  
也天受我以此理我能盡之而不自以為  
有得見其有得則近於迹矣鋪叙至此以  
一為虛字結之用心若鏡已下數句只是  
解一虛字文勢起伏平淡之中自有神巧  
豈不奇哉

趙虛齋以此段連南海之帝為一章其  
註義略而不論按此段乃承前季咸章  
而立說用以總結其意觀文義可知名  
尸謀府事任知主言季咸恃知謀以察  
物而要名任事也體盡無窮已下言靈  
子之道不可測識至人則指靈子明矣  
非有心於勝物而不能不勝使季咸自  
失而走是也唯其不爭所以善勝物又

惡能傷之哉蓋明任道則其用無窮任  
技則其能有限也

南海之帝為儻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  
渾沌儻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  
之甚善儻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  
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  
竅七日而渾沌死

郭註為者敗之呂註南陽喻儻然而有北  
陰喻忽然而無中央不有不無所以會合  
之也儻忽雖異乎渾沌而渾沌未嘗與之  
異故去待之甚善知其為善而謀報之則  
所以視聽食息者日鑿而與物通矣欲其  
朴之不喪不可得也

疑獨註道體全而為渾沌判而為儻忽其  
精在手其粗在乎外分中央以為南也  
此道之所以喪也喪道者必自外至故曰  
相遇於渾沌之地渾沌無所不可故曰待  
之甚善日鑿一竅以明有所害也七日而  
渾沌死言不待數之極已足以喪道矣  
詳道註陰陽合而為渾沌渾沌散而為陰

陽以合者善乎散則其用無方以散者鑿乎合則其爲易敗老子云有象有物有精即渾沌儻忽之謂也謀報渾沌之德則以情誠道鑿竅而渾沌死則以人滅天七日者言不待數之究已足以死渾沌矣

碧虛註南帝寓有爲北帝寓無爲中央之帝寓大朴也三氣未分謂之渾五行未彰謂之沌有無不分故曰善待南北二帝不識渾沌之真而妄興空鑿以致朴散老子云開其兌濟其事終身莫究是也

吳儔註儻者幽而有形忽者微而有數渾沌之全體散矣謂之中央之帝亦不離乎儻忽之間耳然則儻忽之相遇莫非渾沌之地也待之甚善以其公而無私謀報其德則私而有爲矣道之全體將受其害故不待數之究而渾沌者分沌者散此所以爲死也

趙註應帝王篇前四章論治天下之道後章發明前意而歸功於渾沌之德南離也主目同視北坎也主耳司聽言人恃其耳

目之聰明而強其所不知則其真始離矣此知者所以行其所無事而惡夫鑿也

庸齋云此段只言聰明能爲身累故以此形容臆肢體出聰明則爲渾沌矣本是平常說話撰成日鑿一竅之說真奇筆也渾

沌即元氣人身皆有七竅如赤子之初耳目鼻口雖具而未有知識是渾沌之全知識萌而有喜怒好惡渾沌之竅鑿矣孟子云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便是渾沌不鑿莊子說得來更是奇特如此機軸豈後世學者可及哉

右章計七十四字郭氏引道德經一言以蔽之簡要切當莫越於此研味之餘偶得管見附于衆說之後云

南華經所謂渾沌猶道德經所謂混成冲虛經所謂混淪皆以混道之全體本來具足不假修爲者也然而世有隆替道與時偕儻化而爲有忽化而爲無道體於是乎裂矣自一生三猶未至於鑿也及乎時相遇於渾沌之地則物交物

而心生猶薪火相加理無不然者渾沌無所分別待之固亦盡善使儻忽不能忘情而思所以爲報則渾沌之德未能不德故不免夫恩害相生之累日鑿一竅患由新入也七日而渾沌死則情實

開而冲和喪也宜矣帝王之迹著而大道之體亡何以異此

古之應帝王者無爲而萬物化無欲而天下足淵靜而百姓定此堯舜三代已試之效後王法之以垂統立極豈以知治國汲汲於謀術者之比哉故南華以齧缺問王

倪爲是篇之首有虞喻多慮泰氏喻無爲無爲足以配天此帝王所應歷數所歸而億兆民命之所寄託者也若夫以已出經式義度欲以化天下之民無異矰弋熏掘而致鳥鼠是速其高飛深穴之逃蓋有爲則有心有心則知謀所由出姦詐所自生雖父子之天有所不能固其於君民之際求如標枝野鹿之相忘可得乎是以天根問爲天下答以心澹氣漠順物無私子居

問明王之治答以忘功善貸使物自喜皆所以應帝王之道以無為為之凡有天下國家者蓋求諸此鄭有神巫期人生死喻知謀之士審觀時政足以料國之興衰先事知幾燭微無隱可謂當代著龜然而一見壺子哀其將死再見幸其有廖三見疑其不齊無得而相則觀形色之技於是乎有限矣明日又見自失而走何壺子之多變而季咸之不神邪此言料國者知謀數術不越乎人為之偽所以用之有窮而無為之主憲天體道垂衣一堂精神四達與化無極魏魏蕩蕩民無能若則豈知謀可度術數可窺哉結以南北二帝遇於中央言道散為物離無入有條忽即有無異就微妙之所以分今會而一之非不善也有一則有散所以啓僞惑之鑿唯其善待之必有善鑿者不若彼化無心相忘而交化也萬斛之舟不容漏針何怪乎七日而死渾沌哉竊惟南華一經肆言渾沌端激籟就作新出奇跌宕乎諸子之表若不可

以繩墨求而內篇之與窮神極化道貫天人隱然法度森嚴與易老相上下初學未得其要鮮不迷眩日華之五色者矣考其創意立辭具有倫理始於道通遊終以應帝王者學道之要在反求諸己無適非樂然後外觀萬物理無不齊物齊而已可忘已忘而養生之主得矣養生所以善已應世所以善物皆在德以充之德充則萬物符契宗之為師標立道原範模天下為聖賢續命朕為萬世開迷雲大宗師之本立矣措諸治道也何難內則為聖為神外則應帝應王斯道之所以斂之一身不為有餘散之天下不為不足也帝王之功雖曰聖人餘事然躋世真淳挈民清靜應化極致莫大於斯故以終內篇之旨僞忽生而渾沌死喻外王之功成而內聖之道虧也夫今之人鑿竅而死渾沌者多矣將何術以起之曰塞兌閉門用之不勤是為真修渾沌之術歟再詳七篇命題各有所主其間或舉例稠繁混淆其辨竊窺的指以古

人德合者配于逐條之下云道通遊之極議當歸之許由宋榮以解天下物欲之桎梏而各全自己之天也齊物論之極議當歸之子綦王倪以扶彼我是非之感得其同然而合乎大通也養生主之極議當歸之老聃彭祖以亂過養生形骸之謬知生道所當先也人間世之極議當歸之遽瓊接輿明出處去就之得宜勿撓逆鱗以貽患也德充符之極議當歸之王貽申徒嘉言內充者不假乎外德成者物不能離也大宗師之極議當歸之孔子顏回有聖德而不居其位弘斯道以覺斯民也應帝王之極議唯舜禹足以當之謳歌獄訟之所歸應天順人而非得已此南華企慕往古聖賢筆而為經標準萬世若夫真人之所造詣即七篇而不泥離七篇而昭合所以外混光塵內存慧照出凡入聖闢化機而不可以形教拘也善學南華者於內篇求之思過半矣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二